

初雪为欢谣

弓艳



弓艳:军旅作家,陕西宝鸡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长篇小说《非常禁区》、散文集《心路》、报告文学集《国家救援——一切为了人民》等多次在军内外获奖。

这是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一夜间,千门万户雪花浮,被初雪覆盖的亭台楼阁,点点无声落瓦沟,美不胜收。

昨夜,梦见了父亲。不知道是否跟这场初雪有关。他已故去快九年了,最深的遗憾就是没能在父亲离世前见他最后一面,这不单单是我的遗憾,在我们军人身上尤其常见。

那年正月里,我值完班回家陪伴病重的父亲,突然单位有任务催我回去,我接电话时父亲就在身边,是他把我“赶”走的。“回去吧,部队的事耽误不得”,这是有近三十年军龄的老兵父亲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返京路上,雪下得很大,落在脸上,化雪为水,寒凉无比。那天的我似乎已有预感,此去可能永远见不到父亲了。

作为家里的长女,也是从父亲下葬那天开始,真正长大的。人到中年,经历过命运多舛、高地低谷的跌宕起伏,竟没有从父亲在世时那般对家的依恋。常羊山墓地的积雪未化,一路崎岖,我磕磕绊绊走得十分辛苦。抱着父亲的遗像,我默默流泪,在心里对自己说,从今天起,有多少困难你都自己去扛,让母亲放心,让弟弟踏实,让这个家和从前一样仍有很多欢乐和希望。

内心要变得坚强并不容易。直到去年春节,我才和爱人,在父亲去世后第一次回家过年。我们父女情深,不选择春节回家就是怕心里那种撕裂的疼过不去。吃过年夜饭,我们给父亲上过香,这个心结总算过去了。父亲在世时,我们常常聊起很多部队的趣事,研究生毕业前,我选了跟“三战”有关的论文课题,也是因为他珍藏了一套抗美援朝时期政治工作的宣传画册,我看完之后突发奇想,从那里破的题。虽然工作后,和家人聚少离多,但遇到事情常常会选择和父亲诉说,我们之间是有心灵感应的,就像这次回家过年,我相信父亲定会知道,我们回来看他了。

今晨,泪未干,天没亮,人已醒。打开手机,看到朋友圈里发的美图。故宫的角楼、颐和园的佛香阁、百望山下的营院……到处都被白雪覆盖,令人心驰神往。此刻的心情,是极想和这场雪亲近,不知是对一场茫茫大雪的渴望,

还是内心深处对童年记忆的重温,或是对伤感过往的悲恸和怀念。

今年的雪下得不大,来得也很安静。一进单位的营门,看到红色条幅迎风飞舞,突然心生感动,这喜庆的红和圣洁的白,就是军队医院的底色和情怀。警卫执勤的战士们看来刚刚点完名,班长一声“解散”,他们一改往日的沉闷,像孩童般用手撮起了雪团子,互相追着瞄着战友们的后背和脖子,散发连发地打了起来。还有的被追上灌了一脖子雪,脸上却无半点恼怒之色。这是劳动前的序曲,他们厚厚的迷彩大衣为这幅晴雪的画面又增添了一抹棕绿色。有的战士已经拿了扫把出来,在大马路上开始扫雪。他们的动作十分轻柔,和我小时候在部队大院里看到的可不一样。我印象里,小时候的冬季是一场雪接着一场雪,扫雪是北方冬天部队里最常见的体力活儿。我想,大概还是因为眼前这场雪来得有些珍贵,落得轻薄,来得让人舍不得拂掉它的痕迹吧。直到扫雪的队伍渐渐壮大起来,马路上才很快被清理了出来,成了一条细长蜿蜒干净的人行道。

此时,军号已响,扛着扫把的战士们鼻尖都渗出了细细密密的小汗珠,那些青春的脸庞红彤彤的,在班长的指挥下,列队走向连队。一位老人抱着小孙子,目不转睛地看着战士们稍息、立正、齐步走,全然不顾小孙子挣扎着想去下地踩雪。老人那若有所思,望着队尾久久收不回来的眼神,让我猜想,他可能是位老兵吧。

雪后的百望山,在我眼里就是最美

最熟悉的景观。

行走在通往山顶的路上,“咯吱咯吱”的声响是自然界最动听的声音,它带着记忆中一些特定的符号,被这场雪唤醒了。对,我又想起了小时候的营院——

晋东南山脉绵延千里,这个给了我最初梦想的地方,坐标也在太行山上,和百望山之间,它们会有某种联系吗?

山路陡滑,但我还是很快走到了山顶。眺望远处工作了快三十年的营院,我再次想起了小时候山坳里的雪天,那些挥舞着铁锹扫把的解放军叔叔,想必大多已到暮年。还有陪伴我玩耍的小伙伴和珍贵无比的童年,他们呢,后来都去哪了?匆匆忙忙,几十年的时间,弹指一挥,很多人疲于奔命,疏于联系,渐行渐远;有的只是在朋友圈偶尔闪过,然后又悄无声息,除了复制粘贴的节日问候外,没有更多的情感表达;还有的和我一样,心里惦记却不知整天在忙些什么,几年也见不上一面,等蓦然回首发现老友之珍贵时,已鬓发染霜。

踩雪下山的路有些湿滑,发现小心翼翼不如按自己的频率大步向前。哼着小曲儿,把昨日与友人热烈讨论的一些沉重的话题,一点点放下。

人生的乐趣,就是看雪赏雪时,能联想到当下的幸福来之不易,生活中,不必为了讨好谁而丢失自己,还有那些曾经以为的黑暗隧道,不过是我们人生必经的路径而已。接受成长,接受不尽如人意,接受不欢而散,接受未曾有,初雪为欢谣,如此便好……

诗邸藏诗(三首)

张弓惊(北京)

春天

春天把一抹黄色涂向柳枝
春天把几股暖风吹到地面
春天把些诗酒洒在眼角
春天把数种惆怅扔进心底

春天的草一如既往地睁开睡眠
春天的花按部就班渐次开放
春天的人褪下棉衣长舒口气
春天的我不紧不慢走在路上

春天把朵朵白云还给蓝天
春天把条条小鱼放入溪水
春天把大把时间填满人间
春天把很多未知留在梦里

钓者

把青山绿水
阳光安详
放到钓钩上
想钓些
乡居岁月
散淡时光
却只钓了些
小惬意
装模作样
索性拂袖而去
纵山水笑我
总与我共享
一片阳光

老酒

总以为青春易逝
其实青春一直都在
都在岁月深处
以酒的姿态
窖藏

只需要一位

多年未见的兄弟
和一个异乡的夜晚
启封

然后,让这坛老酒
温暖所有的冷

包括星空,包括月亮
包括从青春开始
迎风走过的人生

张弓惊:宝鸡人,导演、编剧、诗人、跨界艺术家,社戏控股(北京)有限公司CEO。出版诗集《伤诗止痛稿》。

暖秋(外二首)

屈金华(咸阳)

太阳调高它的温度
治疗万物的寒疾

小野菊按住心跳
时而摇头,时而颌首
狗尾草,挥着它们黄色的小掸子
掸净了天空
年轻人的单车,欢快地
滚动在阳光的花朵上

我被秋光扶着
像一粒幸福的尘埃
在午后温暖的水杯中
沿着杯壁,缓缓下沉

黄金的一部分
显然,这里不是最佳赏秋之地
汉阳陵数不清的银杏树
美得纯粹,也更专业一些

当我置身校园
十余株高大的法国梧桐
也让我领略了晚秋
不是无言的枯萎,而是耐了寒霜
呈现它喧闹的金黄

在暖阳里手舞足蹈
或在湿冷中从容坠落
都有从天降临的神圣与唯美
睿智的老师从树旁走过
单纯的孩子在树下玩耍
各自收获了它
黄金的一部分

小小的事物
我爱小的事物
你看这些百日菊,酢浆草
锦带花,婆婆纳,小飞蓬
在响亮的秋光里
默不作声地活着
开着淡黄、靛蓝、桃红色的
更小的花

蜜蜂不愿触她,闻她
小飞虫也不光顾她
阳光,却把一个个小小的王冠
戴在她们的头上

屈金华:教师,诗作者。闲暇时,会在方寸之间,涂抹生活的理想花园。有诗合集《鸟哺诗》。

三秦诗坛

赵炜漫画(扶贫系列十九)



昔日见面问吃喝,如今张口政策好。



脱贫摘帽患重疾,大病救治解难题。



精准扶贫结硕果,百尺竿头勿松动。



脱贫致富奔小康,日子红火游四方。

“微物”流通演进现代历程

——探究杜君立《新食货志》

◎王文剑

在这个过程中,各种物品变成商品,商品将人类凝结成“命运共同体”。宝鸡岐山籍著名通俗历史作家杜君立《新食货志》的视角,从丝绸、棉花、食盐、香料、土豆、咖啡、蔗糖等物品的跨地交换切入,而真正探讨的主题却非常宏大,诸如商品如何改变生产结构、生产效率、生产模式,以及各地的社会结构,最终为我们展现出人类社会从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演进的内在轨迹和逻辑。

抛开社会转型、制度重构和文化复兴这些视角,回归到物质主义层面上,重新看待工业革命,人类社会演进的内在动力,从来没有发生过本质改变,这一动力,来自于人类的好奇心和物质欲望。所谓的制度发展、文化更迭、生活模式转型,很大程度上是人类为获取更多、更好物质的结果。

“人无法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没有外部的刺激,西方和东方,都很难从中世纪或者东方专制主义的阴霾里走出来。而在几百年前,甚至更遥远的时期,物种、物质的交换,为人类特别是近代早期的欧洲人,打开视野,为推动扩大生产规模、改变生产方式,提供了动力。西方从此走入工业时代,整个世界被卷入工业化大潮之中。我们因之有了今天的模样。

最近几年,类似于《新食货志》的书籍,国内外也很多。比如,《棉花帝国》《鲑鱼往事》《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等,这些书选取某一个商品或物品,贯穿历史,展开宏大的历史叙述。与它们相比,本书展现出更加全面而广阔的视野,其指向更加清晰而终极,正如本书的副标题所示,“商业革命与现代社会格局之形成”。

在现在市面上流行的史学著作中,那种对细节深究的并不缺少,缺少的是能跳出细节,展现广博视野的书籍。细节虽然重要,但从众多细节中跳出,给读者梳理出细节之间内在的逻辑主线,这需要的不仅仅是刻苦的努力,更是通透的眼光和高拔的思维。比如,本书中说到,由于土豆这一作物的大规模引种,导致各地人口结构变化,推动社会结构变迁和人类发展轨迹的变化,其作用几近于火药,诸如此类。从这本书里,我们可以看到,物种和商品的大交换,为各地制度、文化和生活方式演进更迭,提供最原始的动力。在今天,全球化已成为常态,信息交流、物质交流和文化交流,每天、每时,在每个地方发生着,究竟会把我们引向何方,值得深思。

(作者系河南工学院经济学院院长,经济学博士。)



人类进化的历史,是一个从相互隔膜、守望、猜测向亲密、交流和信任转化的过程。

